

方永蒸與長白師範學院

● 盧毅君

(彩色圖照刊第六頁)

歲月如流，方永蒸（蔚東）院長離世已十年了，作為學生的我，十年來時常縈回著他的一言一行，想起他對學生的啟迪、教誨，以及他的行事風格。一個人所以能永垂竹帛，令人懷念，不靠有權有勢和官高祿厚，而是光風霽月的襟抱和無私無我的品格。使他的追隨者或後輩，自然凝聚成一股精神力量，勇往直前。

原為偽滿師道大學

國立長白師範學院於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成立，設在吉林偽滿時代師道大學原址，是東北九省唯一培養中學師資的最高學府。成立之初，即由方永蒸任院長，他原是北平師範大學於抗戰之初遷到甘肅蘭州的西北師範學院教授，奉派出長白師院。學生除原師道大學學生之外，還有

東北大學先修班的學生和新招的一批新生，及少數復學的青年軍，共一千多人。分十一系及國語、圖勞兩個專修科。師資方面，除原師道大學的部分教職員外，大部分都是他由關內敦聘而來。如先後來台的劉述光、艾弘毅、高葆光、薛振家、劉貴育和在寶島寫幽默散文頗有盛名的大蓋仙夏元瑜等諸先生。都是學有專精，循循善誘的學人。

一九四七年教育部要長白師院增加系所，擴大規模，撥下大筆經費，校園內一時之內建材堆積如山，建築圖樣展示出恢宏壯麗，不料正在師生心情振奮，遠景看好之際，東北剿共局勢逐漸失利，戰火逐日加劇。國軍本來可以破竹之勢，疾風掃枯葉般的在光復吉林、長春之後，進佔哈爾濱，這時的哈爾濱已是一座空城，國軍

收復整個東北是指顧間事。然而由於美國調停，談談打打，停戰令一再頒布，國軍進退失據，失去先機，慢慢的變成挨打的局面。共軍以大吃小蠶食鯨吞，以面圍點得寸進尺，局勢就慢慢處於不利地位了。長白師院位於吉林市郊的八百隴，孤懸郊外，安全堪虞，學校奉命遷往瀋陽，借撫順煤礦大樓及仁山中學開課。一九四八年東北局勢大幅惡化，剿共總司令陳誠去而不返，衛立煌接任，東北大局已到不可為的地步，學校又奉命遷往北平。先借讀北平師範學院，繼而又在北海後門百米斜街、沙井胡同、簗衣胡同等處租屋上課，暫時安定下來。以北平的文化環境，學人薈萃，同學又向學心強，應該是一段黃金歲月。豈料東北局面變化的實在太快了。瀋陽、錦州經幾次會戰後，失利棄守，接著

山海關不保，共軍長驅入關，進抵唐山，平、津地區立即面臨嚴峻局面。這時方永蒸院長已在南京奔走遷校，在他的接洽之下，第一批學生搶先在平津鐵路未中斷之前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天津，三天後乘輪去上海，轉往湖南南嶽國立師範學院借讀。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一日北平淪陷，師生分別循不同的路線，萬流歸宗似的聚集湖南。南嶽師在南嶽半山腰上，與市廛隔離，清靜安適，是個讀書的好地方。南嶽師院的陳東原院長和方院長原是好友，國師的同學又誠懇樸實，兩校師生很快就融為一體不分彼此了。然而局勢的變化太快，五月南京、上海不守之後，政府遷往廣州，湖南也不穩了，風聲鶴唳，謠言紛起，反共身分明顯的高明教授、張起鈞教授、周世輔教授，已離校他去，院長又赴廣州請准遷校，同學也分批赴穗借住前鑑區小學和執信女中。八月，奉命遷往海南瓊山縣的府城，借用瓊海中學部分校舍上課。

寄讀瓊島脫困來台

海南島雖然和台灣一樣，是孤懸海外的第二大島，但與雷州半島僅一水之隔，

瓊州海峽的寬度僅三十公里，善泳者可泅水而過。一九四九年底，大陸沿海東南皆淪入共黨之手，除大西南部外，已無一片淨土。局勢之險惡，令人驚心。何況共軍又不斷的乘舢板渡海而來，島內土共馮白駒部又乘勢猖獗，一日數驚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遷往台灣，是唯一也是必然之舉。方院長已去台北請求遷校，當時政府各機關遷台者眾，人事龐雜，事務繁多，遠在海南的長白師院師生，政府無力也無心顧及，方院長奔走呼號，折衝洽商，但收效有限。師生們深知坐等允准遷校的明令，如橡木求魚，要離開海南，免受共黨統治，只有自力救濟。於是有一百七十餘人，隨遼西指揮部來台，被困在馬公華陽艦上。另有一批隨三十二軍來台，抵台後少部分人投親靠友，有了去處。最後一批百餘人和大批圖書儀器五十二大箱及笨重的鋼琴，一起運往榆林、三亞。四月底，海口失守，共軍迫近榆林，槍聲由遠而近，難民囂集碼頭海灘，萬頭鑽動，忽然碼頭對面的田獨煤礦爆炸起火，轟然巨響，震耳欲聾，不久，又槍聲大作，難民驚恐，哭聲震天，在此驚恐絕望之時，長白師院師生幸賴港口司令容壽山大力協助，強

令配船單位撥配鐵橋輪，命令憲兵營長林創先協助運送師生上船。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搬運上船不久，共軍的大炮就開始轟船了，炮彈爆炸此起彼落，破片橫飛，驚心動魄。幸而上天見憐，我們這一群死裡逃生的孤雁，在風平浪靜中航行了兩天抵達高雄，時間是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二日。虎口餘生，慶幸不已。

弦歌輟唱奉令停辦

我們到高雄後，先被安置在鼓山戲院內。不久，留在馬公華陽艦上的師生也到了台灣，就移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台灣省立師範學校內。（現為國立台北師範學院）。個別來台的，也相繼歸隊。不久，又聚集了四、五百人，使政府失去了不准遷台的藉口，於是乾脆發布了「停辦」命令。當時的教育部長程天放為平息師生內心的不平，在與師生講話時表示：「大陸院校今後有在台灣復校的，長白師院是第一優先！」

然而在台灣五十多年了，大陸院校在台灣復校者所在多有，唯獨不准長白師院復校，「第一優先」變成了一個騙局。

方永蒸院長去世已十多年，當年如果

沒有他堅毅、無私、愛國的偉大情操，長白一千餘師生根本不可能從遙遠的白山黑水、萬里跋涉追隨政府來台！全國大專院校，何止數千百所，多數識時務而向左轉了，獨有長白師院師生一路追隨，政府應感到安慰予妥善照顧才對。

方永蒸院長立身處事的風格，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我們這些學生，學校「停辦」後，追隨方院長先後來台的師生六七百人，分別謀職，或繼續深造，在教育、學術界有成就者不乏其人，擔任高中、國中校長者有六七十人之多，在大專院校傳道授業的也有，如吳國民、劉鳳學、吳盛揚、周繼文、楊承彬等人。絕大多數都服務於教育界，少數投身其他行業者，也卓然有成，如張汝華校友初期經營紡織機械貿易有成，又投資毛紡廠，目前擔任怡華實業副董事長及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，分別在台灣及上海投資紡織廠，規模龐大，熱心擔任校友會會長，出錢出力，設置長白師院獎學金，經常舉辦校友參訪旅遊活動。長師沒有辜負國家的栽培，也沒有悖離追隨政府的初衷。

方院長的精神也影響到師生下一代，五十多年來，我們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有

多位無論讀書或做事，都有亮麗的成績。

學生有情不忘祭掃

十多年來，每逢清明或方院長忌辰，同學都會分別上山為方師清掃墓園，校友會也會率眾去焚香祭拜！院長無權無勢，一介平民，來台後，出任過兩屆考試委員，退休後隱居溝子口，很少外出，而且又去世十年了，但仍能讓學生懷念他、仰慕他，他地下有知也可含笑九泉了。

二〇〇四年八月九日是方師一百一十二歲冥誕，他的音容笑貌，又浮現在我們的腦海中。昔日在生死關頭大力協助我們師生的：任卓宣、谷正鼎、袁守謙、桂永清、容壽山諸先生和林創先營長等，都墓木已拱，追隨院長來台的師生，也有兩百多人走入歷史，二百餘人移居海外，失去聯絡者百餘人，星散在台灣各角落尚苟活於世的約有一百五、六十人，也都是八十左右的老人了，精神體力已大不如前，未來時日，已可知矣。言念及此，不勝戚戚。

方永蒸生平事略

方永蒸（一八九三—一九九四），字

蔚東，一八九三年（民前十九年）七月六日生於奉天省（今遼寧省）鐵嶺縣城東十二里的熊官屯，為一樸實的農村，青少年時期，遭逢日俄交侵，備受屈辱，因而養成強烈的愛國家、愛民族的情操。

鑽研教育試改教學

方永蒸幼入私塾讀書，隨孫丹階老師誦讀四書五經，十四歲避亂長姊家，隨姊夫王仲芳讀經，兼習史地、算學及注音字母，開始學習新知識。次年秋，考進鐵城縣城銀崗書院的高等小學，成績優異，跳級升班。一九〇八年，考入奉天中學堂，一九一一年，民國肇建，十九歲的方永蒸與同村鄭文樸女士結婚。一九一二年畢業於奉天中學堂。次年暑期，考進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語部，於一九一七年夏畢業，隨即受聘為奉天省立甲種農林學校英語教員。過兩年，學校停辦，轉就奉天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教育教員兼學監。新校長李向榮，銳意整頓，一切從嚴。他早晚兩次宿舍點名，一日三餐飯廳巡視，課外活動也出場監督，防止學生逃席。星期例假，更須巡視街上各飯館，以防止學生浪費金錢，這都是學監的例行工作。經過半年，方

永蒸深覺身似獄卒，此種只重消極管理，不肯積極化導的方法殊違教育原理，因而辭職，赴平考入北師大教育研究科第一班從事教育工作。

當時的教育研究科，教育家咸集。

李建勛、劉廷芳、張耀翔諸先生，才從美國回來；杜威博士夫婦也來校講學；孟祿博士也來華指導調查教育。於是新理論、新方法、激蕩而成活潑的研究風氣，方永蒸深受教益，研究的興趣因而提高。為了學以致用，乃兼附中一年級的學級主任，並教英文，他採用新的教學法，授前，先指導學生預習，上課時先令學生試讀試講，提高學生學習興趣，進步很快。等到第一學期，學校舉行英文閱讀能力測驗，一年級用同一教材測驗，結果他所授一年級成績，竟有超出二年級之上者，於是深得學校器重。

冒險浙皖考察教育

一九二二年，方永蒸自北師大教育研究所畢業，時附中正擬改革教學及訓導方法，乃由附中推荐偕同當時的教務主任王仲超赴江浙一帶參觀教育。經南京、無錫、蘇州而至上海。當時正是直、皖戰爭一

觸即發，形勢險惡。王仲超因懸念學校和家屬，倉皇北歸。方永蒸因研究興濃，乃不顧一切，繼續參觀嘉興、杭州、南通等地。那時舒新城正在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實驗學科制，杭州師範也作同樣實驗，他極感到興趣。因為他的畢業論文正是《中學學科制》。其主要目的在注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。真是南北同道，不謀而合。他乃詳詢其困難之點和改进方法，進而探討其利弊得失，終於發現此種制度在實施時，仍有許多不能克服的困難。第二年道爾頓制傳入我國，舒氏首先採用而放棄學科制，各校亦紛紛仿效。

同年秋，方永蒸回鄉任奉天省教育廳視學。那時中學是四年制，課程艱深，高小畢業生學習困難，他商請當時的謝廳長在瀋陽大東關，創辦實驗中學一所，招收高小畢業生，兩年畢業，專授各科基本知識，以謀中學和小學的密切銜接。可惜開學不到半年，就奉教育部令中學改為三三制，學校變成初級中學。因學校規模已具，且為全省第一所初中，所以各縣創設初中的都來校參觀。方永蒸在這一期間，又擬試驗道爾頓制，乃搜集相關材料，供全體教員研究，每週開會一次互相討論。後

來雖因多數教員採取審慎態度，未能實行，但他不肯抱殘守缺，富於研究進取的精神，可見一斑了。

一九三六年秋，方永蒸專任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教授，對於教學也採用新的方法，他在七十自述中曾這樣說：「我因剛從美國歸來，深贊美國大學的教育方法，於是我在師大教學，便決心改革。在我所授教學法中，注意學生自動研究精神，所編講義，率以大綱及問題為主，附列參考書目，令學生按大綱及問題自行準備，上課時再互相討論，最後由我補充並作結論。可惜學生平素缺乏這種訓練；又因我國大學課程科目繁多，學生沒有充分時間作準備工作；同時圖書館中，各種重要參考書籍的複本數量，不敷全班學生閱讀之需，以致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。」可見他對大學的教學法，也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。

聞九一八悲憤填膺

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事變」時，方永蒸正留學美國，在哥倫比亞大學作研究生，聞訊悲憤填膺，邀集同學聚議，拍電報請求政府向國聯控訴，並積極準備抵抗，留美學生誓為政府後盾。

一九三三年春，方永蒸由美歸國，在船上也有一段有趣的故事。他在《七十自述》中說：「……我因旅費不足，坐三等艙，艙內絕大多數是歸國華僑，甚少外國人。我便向大家宣傳日本侵我東北，以及我國民間武力抗日情形，大家知道我是東北人，也紛紛問我東北各種情形。船過日本時，大家激於義憤，相約不下船，不買日本貨。不料至夜十一時許，忽有人抱滿一懷日本貨回到船上。大家一見，怒氣沖天，立刻把他圍毆一頓。那人十分愕然，便用英語問我們為什麼打他，大家說明以後，他才說出他是安南人（也許是緬甸，我記不清了），於是大家才知道打錯了人，連忙向他道歉。……在船上因我宣傳的結果，募得捐款美金三千餘元，船靠上海，我囑他們把捐款撥繳到支援義勇軍機關，最好詢繳朱子樵先生。」

行政職務認真負責

方永蒸辦學極為認真負責。一九二五年，他任奉天省立第三中學校長，校址在瀋陽東郊十里外的東塔。校舍因遭兵工廠爆炸波及，毀損甚重，乃另擇北陵前御花園建築新校舍，雖有事務人員監工，但他

不放心，每日奔波於東塔與北陵道上，從不稍懈。後一年，他調任哈爾濱特區第一中學校長，興建校舍，安裝暖氣，包商例送回扣，他拒不受，包商係西洋人，對他倍加崇敬。一九三三年，他擔任東北大學（當時已遷北平的西南門裡）教育學院院長，第二年又兼文學院院長，另兼東大分校（在西南隅的彰儀門裡）主任，文學院附設的大學補習班（相當於戰時和戰後的先修班）在東城偏南的東總布胡同。他每日僕僕於北平的西北、西南、東南各城。而各處事情都處理的井井有條，毫無倦怠。

抗戰時期，方永蒸任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，兼附屬中學校校長，校址設陝西城固。西北物資缺乏，設備大多因陋就簡。附中每一教師只發一桌一凳，而他因係師院教授，得享受教授待遇，改凳為椅；但他卻退還坐椅而改坐木凳，以示與附中同仁共甘苦。

方永蒸為學生聘教師更為審慎，即使是西北師院畢業的，也要學問超群，品德優良，在聘請之先，必查在校成績，並訪導師，毫不含糊，才能下聘書。如果是師院以外的，也必須拐彎抹角的探得清清楚楚，毫無問題，才能相約。招考新生錄取標準極高，學生升留級完全以成績為準，絕無情託倖進的情事。校長及各位老師的子女，亦無例外，他的十口之家，常以白薯摻飯，生活苦況可知。

剿共失敗壯志未酬

抗戰勝利後，方永蒸奉命接收東北教育。一九四六年八月，他在國防最前線的吉林市郊，創辦國立長白師範學院，筆路藍縷，備極辛勞。不幸在規模粗具，弦歌乍起的時候，遭受共軍瘋狂攻勢，長白師院也就隨著國運的逆轉，而奔向閭關萬里的流亡旅程。而撫順、而北平，而湖南衡嶽、而廣東瓊崖，到處為家，到處上課，從沒有間斷。為什麼長白師院這樣堅定，這樣忠貞，說來非常平凡，因為這所學校的大家長有勇氣、有決心、有計劃、有辦法，認真負責而已。當吉林還沒撤退前，方永蒸已在撫順把臨時校舍安排妥當，等到吉林師生到齊，即時上課。遼西會戰失利，東北垂危，他早已在平布置就緒，師生分批抵平，馬上又繼續弦歌。平津失陷之前，政府決心搶救北方各大專院校師生，派員勸導，派機迎接，長白師生不用勸

，不用接，早已遵照政府決策，由他在湖南擇定地址，命師生有計畫的南下，先平津，而上海，轉浙贛，下三湘，順利地寄讀南嶽國立師範學院。大江天險擋不住滔滔赤流，長白師生垂頭喪氣地鬻集到羊城。東渡？西遷？南下？坐守？一時真箇沒了主意，但為時極短，瓊海中學成了他們安身立命講學論道的地方，師生弦歌再起，最後赤流吞沒了神州，師生冒艱險困苦來台，卻遭到停辦的厄運，師生只好認命。

一九四九年春，長白師生在衡陽的時候，方永蒸在上海領到一筆一百人份的救濟金，原為每人金元券兩萬元，到了衡陽，每人卻增為三萬元，師生皆大歡喜。因為那時幣值，一日數貶，也為了保值，於領款後，馬上兌換黃金（當時黃金自由買賣），不料幾天之間，竟獲百萬暴利，如圖飽私囊，是神不知鬼不覺的，但他絲毫無動於衷，而與全體師生共享。

初到台灣，方永蒸為節省公帑，住在延平北路一家最小的旅館裡最小的房間，寫字都得以床代桌。有一天，被他在西北師院教過的學生，那時是台北女師附小校長，長白子祥知道了，特地把自己住的附小

單身宿舍借給方老師，他才算有了辦公桌。在高不過八尺，寬不過八席的房間中，他又容納了一位教授，一位職員和一位學生共擠一起，吃飯豈止無肉，簡直連素燒豆腐都成了珍品。有一次，寄住的那位學生特為老師炒一盤蕃茄炒蛋，他見了久久不能下箸。說：「我們師生有的困在馬公，不能入境；更有的困在海南島的三亞，打柴度日，你做這樣好菜我怎能下嚥呢？」這一番至性流露的話，感動得那位學生不禁流下熱淚！

國代任內擬三方案

長白師院奉令停辦後，他意志消沉，息隱台中，一九五一年被行政院長陳誠禮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，參加教育文化組，從事方案研究工作。一九五二年秋兼任台灣省行政專修班教育行政科主任。為時雖暫，一九五四年八月蒙老總統蔣中正特任為考試院考試委員，一九六〇年又連任一次，前後計十二年，為國甄選人才，貢獻良多。且曾主持考試技術改進委員會多年，對於國家甄拔人才的方法，力求改進。他先於一九四八年，當選東北區大專院校教育團體國大代表，直到一九六六

年第三屆考試委員任期屆滿，才專任國民大會代表。這時已七十四歲高齡的他，仍主持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教育文化組，三年之中完成了「改進大學教育之研究」、「改進師範教育之研究」及「改進圖書館之研究」三項專案，用功之勤可以概見。

方永蒸出任考試委員後，一九五八年，杜元載接任國立師範大學校長，堅邀方永蒸任教務長，他屢辭不獲，乃允暫兼一年，任內銳意改進試務，嚴禁學生作弊；全校各系科課程，均編綱要，詳列教學目標、課程大綱、教學方法、參考書目等，彙編為師範大學課程綱要，師生共同遵守，非常方便。一年之中，他只辦公，不領薪，杜校長幾次把全年薪金送到他家，都不肯收，最後只允每月領車馬費四百元，因他本任考試委員，不肯領雙薪（那時尚無一人一職的規定），這種清白的操守，足以廉貪立懦。

主張強化民族精神

一九六一年十月，國立編譯館禮聘方永蒸為反攻出版社發行人，接辦反攻雜誌，歷十四年。這份工作，不屬正規教育，但鼓吹反攻復國，振奮民心，宣揚中華文

化，屬於社會教育的範疇，他樂於效勞。一九六五年冬，他被推選任中國測驗學會理事長，這是純學術性的團體，當時他年已七十三，而研究興趣與精神，仍非常濃厚與旺盛，令人敬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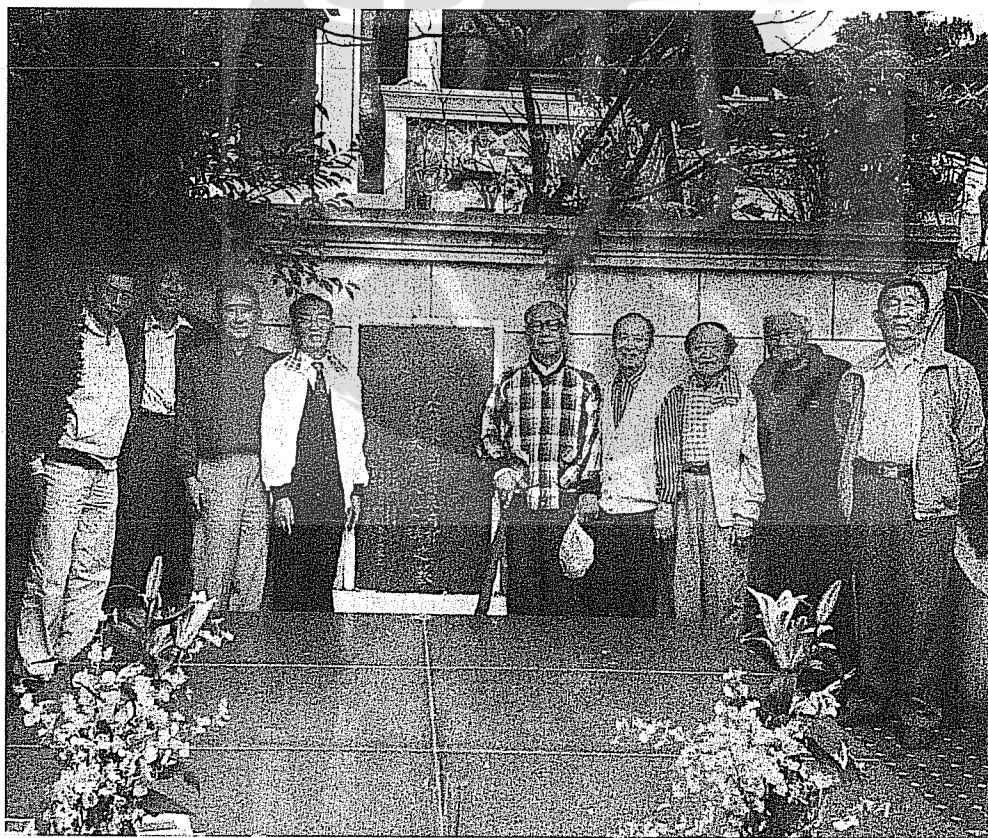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六七年，方永蒸卸任考試委員，基隆崇右企管專校初創，聘他為校長，兩年後，以年老為辭，卸卻校長職務。一九六九年九月，又承教育部聘任中國醫藥學院董事，後經董事會議推為常務董事，一九七二年該校董事會改組，他仍為繼任董事，直到辭世。

方永蒸與長白師範學院

方永蒸畢生主張加強民族精神教育，多次為文呼籲，大聲疾呼，並提出積極性的建議，他在中國教育學會聯合年刊中發表「從過去教育之失敗談教育改革」一文中說：「我們現在應加強民族精神教育，樹立三民主義教育思想。收復大陸後，還要從速肅清共產主義毒素，所以必須有足以擔任三民主義、公民課程及訓育工作之優良教師。師範學院（按即今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）似應恢復抗戰時期曾經一度創設，旋即停辦之公民訓育系或公民訓育科，以加強研究三民主義、中國倫理道德及擔任公民課程所應了解的政治、法律、經

濟、社會等學科，並注重研究青年心理，訓育理論及方法。此種人才培養，實關重要，刻不容緩。」

方永蒸這一建議，促成台灣師大設立公民教育系和台大、政大及中國文化大學設置三民主義研究所。



二〇〇四年清明節，右起：趙正中、田豐、吳盛揚、王建凱，作者盧毅君、郭行坊、張恕、吳國民、喬兆坤等長白師範院校友相偕前往拜祭方永蒸院長。